

来自 月球的黏稠雨液

——京东图书首届锐作者征文
比赛获奖作品集

李宏伟

来自月球的黏稠雨液

许洪畅

李拉二告状

何葆国

父亲的永生楼

北辰

赖活也是活

高银交

乱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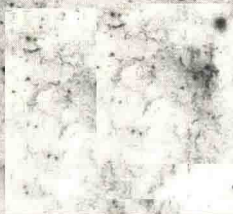
作家出版社



来自 月球的黏稠雨液



——京东图书首届锐作者征文
比赛获奖作品集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来自月球的黏稠雨液：京东图书首届锐作者征文比赛获奖作品集 / 李宏伟等著. — 北京：作家出版社，2015.5
ISBN 978-7-5063-7974-8

I. ①来… II. ①李…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087847号

来自月球的黏稠雨液——京东图书首届锐作者征文比赛获奖作品集

作者：李宏伟、许洪畅、何葆国、北辰、高银交

责任编辑：秦悦

装帧设计：丁奔亮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编：100125

电话传真：86-10-65930756（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总编室）

86-10-65015116（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作家在线）

印刷：三河市华业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142×210

字数：260千

印张：10.25

版次：2015年5月第1版

印次：2015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63-7974-8

定价：38.00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来自月球的黏稠雨液 李宏伟 / 001

李拉二告状 许洪畅 / 079

父亲的永生楼 何葆国 / 129

赖活也是活 北 辰 / 179

乱 世 高银交 / 229

来自月球的黏稠雨液

李宏伟

应该从那部电影开始报告。也许。

那天是我实习的第一百五十二天，也是我们监视江教授的第一百五十二天。没错，每一个实习生都准确记得实习的天数，因为这是一种倒数。起初，我们还有些兴奋，对匮乏社会有着十足的新鲜感，不过这种劲头很快在日复一日地重复中消耗殆尽，更重要的是，随着时间推移，匮乏所显示的威力日益强大。过不了多久^①，每一个实习生都被唯一的念头主导：回到丰裕社会。当然，这是温习《实习守则》的好时候，早前背熟的条款只有进入具体情境，才生动、实在，具备边界。

江教授来自东十三区，他个子不高，满头干净的白发每二十天理一次，长年保持着板寸的发型，让他一副白发青年的模样。江教授腰板挺得很直，举止间充满审慎与自尊，待人接物时还饱含一种冷漠的谦和。这样一个老头，除了早晚两次例行散步外，整日都待在他的八平米房间里，实在令人难以相信会是匮乏社会

① 指导员注：根据以往报告，实习生适应或者说能开始忍受匮乏社会的时间大多为十二天。最近一位突破十天的，是现任协会秘书处第三秘书的姜维，适应时间为八天。

审查员注：此条注解内容没有必要，建议设置阅读权限，七级会员以上方可读到。

的精神领袖之一。另一方面，当我们逐渐意识到，在匮乏社会，一个带有独立卫生间的十二平米房间意味着什么的时候，我们不得不相信，这个沉默的老头非比寻常。

说是监视江教授，不如说我们的生活就是咀嚼匮乏社会的本质——枯燥乏味，这提升了我们的想象力，对丰裕社会的回忆总是带着想象的甘甜。按照协会的要求，有价值地度过实习期，完成一份有价值的报告，永久回到丰裕社会——这是咀嚼后的决心，是枯燥乏味的回味。这回味历久弥醇，但时间还得一天一天过。按照要求，我们四名实习生分别与原有的四名工作人员，组成四个小组，轮流执行任务，每一次八个小时。这意味着，我们每工作一次，就能休息一整天。

过了二十八天，我们才找到处理休息日的方法，从习惯中慢慢挖掘出乐趣。一开始，休息时间对我们是折磨，没有任何娱乐，没有任何可以打发时间的东西。除了互相说话，还能做什么呢？可说话和记忆一样让人害怕，出口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名词、动词，乃至虚词，都是一个下拉菜单，琳琅罗列着丰裕社会影像般清晰的细节，可望不可即。那个阶段，时间还没有呈现它纯粹的一面，还没有像粗糙的沙粒那样撒在我们身上，镶嵌进我们的皮肤，睡觉、行走、吃饭……无论何时，只要你意识清楚，不，时间都没有呈现出它的均匀、粗糙、愚蠢^①。

监视江教授这件事情本身没有什么趣味，作为被观看者，江教授承担不了任何可供移情的角色，他只充当只提供视觉的容器，广漠戈壁上的一个凹陷或者凸起。不，这么说依然把他的角色浪漫化了，更直白一点儿——我只能尽力描述感受，无法承诺也无法保证准确——江教授是根钉子，钉在墙上，空荡荡的墙，不洁白如新不霉迹斑斑没有壁纸没有裂缝的墙，摘除任何想象力与想象力着力点的墙，这么一堵墙上，有这么一颗钉子。如此，

① 指导员注：此处语句矛盾、意思含混，不过并不影响基本的理解。

你的目光不挂在它上面，还能挂在哪里？

就是这样，看江教授的八个小时挂上了之后休息的二十四小时，是两个人各二十四小时。我相信，完全可以往上面挂得更多，完全可以把整个丰裕社会，把整个人类社会的二十四小时挂上面，这颗钉都不会颤一颤，都不会增加它承受的重量多一克。匮乏承受丰富，一条被检验被证实的真理^①。

有谁知道江教授限囿自己于八平米的房间，如何消耗这些时间？难以确定。他总是在几张纸上写写画画，有时候还折叠个没完。上面究竟有什么内容？这是我们最初的好奇心所在，是钉子帽。先在的四名工作人员及时泼了冷水，挫平了一线希望之光。“我们奉命监视江教授，也奉命不能打扰他的生活，不能进入他的房间，不能做进一步了解。”概括些说，“我们监视江教授所有的生活表象，并将一切汇报上去。没有命令，绝对不允许沿此深入。”

艰难的自我斗争。江教授摊开纸张，再次涂写时，你只需要调整其中一个镜头的位置、拉近放大，就能谜底揭晓、真相大白。硬挺强挨实习初期的人，有谁没被这类念头焚烧？步骤一，支开共同同组的工作人员或趁其不备，右手处理电脑，调整镜头；步骤二，放大镜头对准纸张，好奇心释放与满足；步骤三，拍下来，留作日后秘藏。更甜蜜方法：说服同组的工作人员，说服不同小组成员，共谋共享。秘密与阴谋，如果只能在灯光背面，乐趣丧失，了无滋味。慢，往回退。三个步骤，炽热念头焚烧的前辈，你们在等什么？慢，再往回退。几张纸，写写画画。为什么要搞清楚上面是什么？哈，不是一颗钉子，茂密茁壮的钉

① 指导员注：报告者此处的情绪没有克制，做出的判断也过于荒谬，这样的语句对将来阅读此报告的年轻人容易产生不良影响。建议此处进行相应处理，如果可能，请求删除此句。或者此段。

审查员注：实习初期，大多数实习生由于观感冲击，都会玩一些愤世嫉俗的语言游戏。根据《丰裕社会维持原则》，不能对报告进行增删修改。不过建议考虑根据查询者的年龄与身份，对本处或本报告其他类似地方进行阅览权限设置。

子森林。悬想不挨近，万物可悬挂。表象即深入。浅显辩证法也不是人人能参透。

就是这样。我们挨过了最艰难的初始阶段。那休息的二十四小时，用途渐次展开，找到了去处。不是谁都有幸进入匮乏社会——哦，不，没有丝毫反讽。没有谁希望三十五岁之后被流放到匮乏社会，在此之前，的确是有幸。展开是观看的邀请，是“来”的指令。匮乏也需要认知，何况是匮乏社会。双重悖论，展开与认知本就超越匮乏。匮乏而成社会，照见人类固有的思维陋习：模拟与拟象。推敲词语，这是唯一能够导向的结论。就组织形态而言，幻觉制造器，流放地想象乐园，具体而微、因陋就简的模仿。匮乏社会与丰裕社会如出一辙，向往超结构稳定。统治本来就不需要过多的想象力^①。

这是报告，不是学术论文，概念演绎与扯淡到此结束。说我们如何使用工作之余的二十四小时。没有谁规定，实习生不能离开划定的范围，只能无头苍蝇样围绕限定时间空间旋转。可以猜测，协会希望实习生能够走出去，了解感受匮乏社会，报告的价值在此^②。实习第十八天，视线从江教授的房间转移后，我提出

① 指导员注：这一句的意思不明朗。“统治”不知道是否为报告者生造？查遍词典都未见到收录。假如“统治”意思与我们所用的“管理”相近，这句话将不可饶恕。

审查员注：新文明时期，“统治”概念及其所指就已消亡，协会作为暂时机构，只是受委托，根据《丰裕社会维持原则》，根据大多数意愿进行管理。“统治”作为生僻词也早已经被从词典清除。这里的要害不是这句话，而是报告者从何知道这样一个死词？从他对这个词语的运用来看，显然完全掌握其含义与用法。建议依据整个事件的调查结果，判定这个词语的污染源。如证实来自报告者的丰裕社会教育与经历，则需再一次根据《原则》启动“第三净化方案”了。

② 指导员注：自鸣得意也就罢了，忖度协会的意思，违背《原则》第八条第三款，这份报告还有继续阅读必要否？建议对该实习生提出警告。

审查员注：如其名称所示，《原则》目的“维持丰裕社会”。本段虽忖度协会意图，然所涉为匮乏社会，《原则》并不适用。且猜测具有洞见，不妨看完报告全文再来评定此段文字。

要去外面走走看看。查阅《实习守则》，并无类似情景获批流程示意，仅建议“依据内心对丰裕社会价值的认识及行为是否与匮乏社会的沿袭相悖”。“提出”不是“陈述”是邀请与说服，除王二要接替我监视江教授，张三、李四二人都欣然接受，原本监视江教授的几位工作人员对此兴趣缺乏。

“实在没有什么可看的。”原话如此。

“毫无益处，只会增加对丰裕社会的渴求。”原话同样如此。

现在明白，他们的拒绝与冷淡是因为身份不同。无论如何，我们都只是实习生，是匮乏社会匆匆过客，终将返回的前景——“终将”夸张了时间的可忍受性，一百八十天而已，即使在当时，也能数得清。按我的理解，实习近乎匮乏社会免疫力的获得。实习过后，谁还会让自己沉沦到真的被流放过去？^①——终将返回的前景涂抹实习以色彩，实习生们认为这属于观光，是能够享受的观光。终身滞留那边的他们当然缺乏观光所需的平和心态、猎奇眼光。这是现在所明白的。在现场，那两句话只让我认定他们僵化。

也好，都是实习生，更无拘束，也更多未知的刺激。事实上，我们很快认清，所谓刺激只是虚构。目力所及处，全是沙漠、沙漠、沙漠，干燥、干燥、干燥——这是所有的定义。统一样式的棚屋与铁皮屋犹如经过“复制”“粘贴”的简单处理，密密匝匝落在沙漠上，鳞次栉比蔓延向远方。少量的木板房则如同杂草，找准每一个空隙，横安斜放地支棱在那里。不管是棚屋、铁皮屋还是木板房，我们所能见到的可以遮挡阳光的空间里，都挤满了人。他们目光呆滞如死尸，浑身软塌塌地随便倚靠在什么地方，等待下一次食品与饮水的供应，估计火焰炙烧也改变不了他们倚

① 指导员注：迄今确乎没有实习生再堕落到匮乏社会，这也是协会对丰裕社会未来可能管理者的保护吧。此说有理有力，可以视作报告者道德感与判断力的正常回归。上一个判断过于粗率，在此收回。

审查员注：并非如此。不过可以视作没有。

靠的姿势。很难见到有人离开房屋，错过一次供应意味着十二小时的漫长等待是主因，看厌而至于看无可看恐怕是更大内因。这让哐当哐当响着摇过大街的破烂公交车更像是阳光下的幽灵。

对，阳光不缺乏。阳光供大于求。阳光毫无理性地倾泻。没有温情成分的联想，直接是烈火兜头倾倒，躲无可躲，让无可让，只能以血肉之躯迎接承受。阳光榨干一切水的可能承载与容纳，干燥生根入髓。走在街上，目睹处处升腾如汽之光，让我燥热欲狂、浑身颤哆。

张三最先退缩，他推导出我和李四都认可的结论——各处雷同，继续下去不过是重复，其意义最多也就是量与规模。干燥与阳光同样对于我们体内储备的水分与能量提出考验，当然，我们出门时有携带压缩解渴剂，但是张三有所畏惧地说：“看看这些沉默不语的男人，他们沉默不语，他们依然是男人。如果知道我们是实习生，是观光客，他们不会撕碎我们吗？协会有足够细腻与令人恐惧的措施，惩罚违规流放者，可这能抵消撕碎丰裕社会的人引发的快感吗？抵消不了万一！”

最后这句话，嘶吼出来的。事实上，那一刻我的感受很奇特，张三的描述没有触动我，他的表现刺激了我。他不是在商量、说服，他是在乞求，干燥与阳光蒸发了他的平等身份与意识，他把我放到了领导者的位置。氛围与感受都很微妙，不知道是否违反了《实习守则》乃至《原则》，如果有，协会也会因为我的被动及微妙之微乎其微而谅解我吧。

一面请求谅解一面继续为恶是人的本性吧？毋宁说，请求谅解是继续为恶的催情剂。我意识到张三把我放在了不恰当的位置，却贪恋不恰当的刺激。领导者的角色与权威必须深化。

我拒绝了张三的乞求，并非直接。李四的犹豫与不甘及时被我捕捉，王二之后该张三值班，之后才是李四，他还有十六个小时。张三的描述让李四心生畏惧，好不容易出来却要立即回去又撕咬这份畏惧。我看看太阳，老到地说：“我们刚出来半个小

时，现在就回去？决心不是白下了吗？我敢保证，回去咱们谁都睡不着，都要搞清楚蔓延的房屋与沙漠远处是什么。那时可没有后悔药片。”

比之妥协，一味强硬更是愚蠢，张三得到宽慰会完成李四的倾斜。“我们可以换个方式，不再徒劳地走下去，下一辆车来就拦下上去。提高效率，有限时间内走得更远。也有遮挡，阳光不直接照在身上，适当保护水分。服用压缩解渴剂，也不那么明目张胆，引人注目。”

李四赞同，张三也满意，他还用“早点说嘛，我就不用担心了”这句废话进行奉承，明确主从关系。^①

下一辆公交车很快到来。刚才说过这些幽灵一样咣当响的公交车，等到上了车，你的第一个念头一定是，“幽灵”这个词太过溢美了，或者说，“幽灵”这个词的内涵扩大了。穷酸、破烂、陈旧、肮脏……糟糕一词以及能够与这个词相互关联相互阐释的词语，都触及了这辆公交车，触及而已，它们依旧具有词语被提及时的轻飘，依旧啃不到这辆车的车厢里面。你只能用“有必要这么做作吗？”这样的疑问来填平这辆车状况的糟糕与差劲。有什么办法？即使如此，我们也只能以它为马了。又一轮平衡与涂抹吧，没有这样的车，目睹没有变化的贫瘠城市会让人发疯。

车里有人。司机一脸的络腮胡子，和所有公交车司机一样光着膀子，不一样的是他干瘪的身体，瘦到见骨，衬托得一脸的胡子长势茂盛的灌木样。转动方向盘的力气从何而来？踩下刹车的判断力源生何处？下车时，谜团也没有解开。车里有人，指的是司机之外的人。身体佝偻、皱纹密布，身体瘦到变形，都是衰老已盛、死之将至的表征，他却依然在车厢里走来走去，忙来忙

① 指导员注：此处描述应属夸大，对张三也过于漫画化。报告者是要用这种方式来证明自己对整个事件的引导作用吗？协会确立了“自立”“平等”原则，教育界对此原则始终如一地坚持与贯彻，张三怎么能如此迅速地寻求“主从关系”？

去，举起右手在车厢壁画个不停。四壁光秃，座椅摇晃，刺刺耳目的强光，叠在一起堵住了我们，很久我们才注意到他。可他一直盯着我们，一边忙活一边盯着我们。

“实习生，你们上这个车干什么？”我们注意力都降落在他身上，他才咧嘴笑，我们在匮乏社会第一次见到的笑容。就是笑，单纯的动作，没有复杂意味。笑完问。这问话吓了我们一跳。

“你怎么知道我们是实习生？”张三以反问招认。

“你们两个，也不必这么看他。谁都看得出来你们是实习生。否认没有什么意思，不是没有什么好处，是没有什么意思。你们看，你们相互看看，看你们的身体，看看我们的身体，司机的，我的。屋子里那些人的。他们瘦、黑，没有一处多余的肉，只有不足。你们不胖，你们更不瘦，像我们这样的瘦。”

“我们也有可能是新流放过来的。年过三十五，找不到媳妇，成不了家，不适合丰裕社会的延续需要，成了多出来的男人，流放至此。”我意不在辩解，只是想弄明白。

“哈！二十岁冒充三十五岁，演技呢？光有演技也不行呢！这里最发达的产业就是整容，很多人都要整成小于三十五岁，保留对丰裕社会的控诉，撒娇述说冤屈。可又有谁能够整成二十岁的模样，眼神和动作可以模仿，身上散发的气息是退不回去的。”一副阅人无数的笃定与狡黠。

“整容？最发达的产业？”李四大为震惊，不妨碍他敏锐地抓取出有用信息，“你是说匮乏社会有着完整的活动与生活？我的意思是，这里的人们依旧干不同的工作，挣不同的工资吗？他们依然以种种因素为彼此划分高低，判别贵贱吗？”

“多新鲜啊！这里物质匮乏，可仍然是社会。不然谁来养活这里无数的人口？谁来推动这个匮乏的社会运转下去？你因为丰裕社会每天定时提供的两顿吃食就足够让这些男人们心平气和地活下去，干下去？”分不清老人是惊奇还是不屑。他点到为止，转身忙活起刚才的事情，没有继续下去的意思。疑问的泡沫填满了

张三的嘴，他大张开它，随时准备吐出来一团。我用目光阻止他，让他吞回了这些泡沫。这是个什么样的人？他为什么会在车上？难以明确。可以确定的是他刚才的话。那像是常识，我们初到匮乏社会，这里的匮乏程度，迥异于丰裕社会的生活方式——此刻回想，谈不上迥异，阳光下倚靠某处发呆和坐在生态屋里对着屏幕忙碌，二者间有那么大差异吗？异曲同工。殊途同归。^①——蒙蔽了我们，使得我们忽视基本常识。匮乏社会如何运转暂且不论，“整容”一说的确解释了为什么不久前的半小时行走，我们见到的都是三十五岁以下的面孔。那些完全倚靠某处，看来只为下一次供应而活的男人，有时间有精力（还要有金钱？）去整容，整容也只是为了保留年轻面容，以对丰裕社会进行撒娇式控诉？稍稍偏离了常识。也能解释得通。追认合理性总是更为容易。

放下玄想。先弄清楚老人在做什么吧。——慢，这个地方漏下了什么。算了，回头再想吧。我们跟从老人，看他伸出双手在车厢壁、座椅，偶尔还有车厢地板，可能够得着的地方，他都不断地摩挲。寻找什么？确认什么？我们三人互相看了看，看到彼此的嘴里填满疑问的泡沫。匮乏社会的先知？我只能想到这么远了。威仪不具备。神秘倒类似。

嘿。是有颜色的。泡沫破裂。我们三人注意到了车厢里面是有颜色的，灰黑为主，深浅不一的颜色。老人摸索的双手如同行动缓慢的蜗牛，沿途留下灰黑色黏液。我迟迟不敢确定那些黏液是他的血液，到现在仍然难以确定，离那一场景的时空坐标越远，越难以确定。他摸索的双手是在以血液涂抹，这是当时我（我们？从未和张三、李四核对过，那像是一块隐痛，我们

① 指导员注：质疑匮乏社会，同时质疑丰裕社会，最终将两者相提并论，报告者呈现出来的思维混乱、立场混乱让人震惊。

审查员注：惯常的怀疑，寻找同类项、归纳整理，这是人类思考的皮相，没有什么好惊慌的。如果一届实习中连一次这样的怀疑都产生不了，协会的发展，丰裕社会的维持有什么人可以寄托？

没有交流过，没有谈论过。不敢触及。也许他们的报告会有所涉及。^①）的直觉。

察觉到此，我以整体的目光观看车厢内部的画面，过于强烈的阳光反而让一切晦暗，灰黑色草灰蛇线、隐约跳荡，轮廓能够把握。一幅壁画，一家人的聚餐，三口之家，旧文明社会常见的圣家庭构图，原始想象，自然丰沛。父亲威严，母亲慈爱，稚子欢快。比例并不得当，三口之家占据了画面的大部分，父亲母亲分据一面车厢壁，孩子占据车厢地板，余下捉襟见肘的空间里塞满植物，树与藤蔓、草与花朵，插进动物，牛羊、飞鸟、游鱼、虫豸。满满当当又不拥挤，不是车厢空间营造的错觉，是画面内在，人与物，生命与石头，都不紧张，都只是在在了该在的位置，比例失当不是失手，是再次安排，是用应然的筛子筛选而成就。这画面的从容、安定、自在，凝聚又安放，提神又轻松，这感受我在念兹在兹的丰裕社会都无有体会。身在车厢也让人身在画内，惟愿不停留。

我这样如痴如怔，公交车开往何处，中间是否停驻浑然忘记。目光、心神、身体，都随老人的手指运行，涂抹。我匀不出点滴精力关注张三李四，我只听从老人的指引，我看到了另外有光，不是匮乏社会粗糙野蛮的光，不是丰裕社会甜腻飘浮的光，是迎接与引渡的光。那像是回忆的猛然翻身。^②

① 审查员注：提请理事会参考张三报告第二页、李四报告第十八页，两人都触及了这件事情，都有噩梦般的表述。对照另两份报告可知，报告者在本报告中有所隐瞒，对此，提请理事会予以适当惩戒。

② 指导员注：好一番潜意识梦境。好一句“甜腻漂浮”的评语。报告者看到的另外的光是什么？是为前文明社会招魂吗？“圣家庭”的词汇绝非出自本指导员，这一点恳请协会务必调查明确。

审查员注：张三、李四二人的报告未曾提及壁画，只是说“老人奇怪地用血在车厢里面涂抹，他的血液也奇怪地呈黑灰色”。此处的感受与联想，虽未被彻底禁绝，但根据《原则》第二条第一款，“为节约资源，不鼓励一切煽情言行”，再次提请对本报告将来的查阅进行权限设置。另外，建议协会以适当方式查清公交车上是否确有壁画。艺术，不管多么拙劣，都是丰裕社会的违禁品，更是匮乏社会的致命丸，绝对不能允许它的存在。

一阵力，一只手，一阵摇晃。我定了定神，目光从壁画里拔出来，扫过四周。张三李四困惑的目光靠上来，又退开去。

“怎么啦？”我问。

“正想问你呢。不言不语，也搞不清楚究竟为什么发呆。”李四说。

那个老人停止了摸索，身子斜斜地挨在公交车后门上。车厢三面的壁画还在，图案仍旧辨认得出，不过再怎么看，刚才的感觉都消遁无形。再定定神，画面的笨拙扑面而来。车外面，阳光不依不饶没完没了地泼过大街，车轮一路扬起滚烫的沙子。大街两边同样不依不饶没完没了，贴满了粘满了一排排房屋。往远处比较，房屋绵延不尽无休无止，隐约的起伏证明了我们没有陷身出发地的梦魇，实实在在地离开了不近的距离。

“我们得回去了。不然我交不了班啦！”不准时交接班是实习大忌，可能影响协会如何安排你的将来，张三有理由着急。他也并不过于慌张，我由此也能判断我们离开得并不算太远。

“回去啊！现在就走。你们从中门下吧，我去后门问问那个老人家，这里是哪里。下次咱们有机会接着往前走。”我边走边说，后面的话也许他们就听不真切了。巧合的是，老人家也掀动了后门的铃铛，示意下车。

司机停下车，车门老态毕现地吱嘎张开，老人跌了下去。我跟上拽住了他，免得他摔在地上。

“实习生，你们还没有走啊？”老人居然比我更吃惊。

“马上走。老人家，我想问问你，你什么时候到这儿来的？”张三李四也下了车，他们懒得动弹，站在下车的地方看着我。我需要压低声音，我没有时间兜圈子。

“什么？你是说被流放到匮乏社会来？我今天七十八，你自己算吧。”老人可不管我，大声得很。张三李四听见了，那反应像没听见一样。奇怪，我在掩藏什么？我有什么不想被别人听见的吗？真是难以理解的想法，我好像要拥有，已经拥有，一个秘